

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在呼和浩特开班

本报讯 6月18日,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2013·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开班。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张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文聪,内蒙古文联主席巴特爾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开班仪式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领导小组副组长白描主持。

张健在讲话中说,本期培训班是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继广西、贵州、西藏班之后鲁迅文学院举办的第四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

班,也是中国作协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点任务。他充分肯定了内蒙古文学特别是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学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文学队伍不断壮大、几代同堂的局面,希望学员们珍惜这次培训机会,弘扬民族文化,辛勤耕耘、潜心创作,用优秀的作品为内蒙古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黄文聪和巴特爾在讲话中表示,此次培训班是鲁迅文学院首次在内蒙古

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他们对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长期以来为繁荣发展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对参加本期培训班的学员提出要求,寄予厚望。

出席开班仪式的还有内蒙古作协主席特·官布扎布、名誉副主席布仁巴雅尔、副秘书长赵富荣等。

据悉,本期培训班为期22天,共有来自内蒙古各地的40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

(赵兴红)

青年写作应深入时代生活

□本报记者 王 觅

近日,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举行研讨会,就“青年写作与时代、社会、历史的关系”展开交流探讨。学员们的讨论涉及青年写作如何具有根性并接地气、现代小说如何体现文学性、青年写作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之间的关系、当下写作新变及其特征等话题,发言踊跃,气氛热烈。

龙仁青认为,写作要具有根性、接地气,中国元素是必不可少的。当一部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尽管这种色彩只是属于一个乡镇、一个村落,也会成为这部作品所承载的一种独属于它的文化元素,比如属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就是如此。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在不断消失。在这种气候下,中国作家出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无为态度,那就是对文化、对中国元素的无所谓和不看重。当下许多作家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地名是虚构的,这貌似是为了避免作品人物和现实人物的对号入座,其实是因为现实的地域已无法承载他所描写的故事,真实的地域中的一些文化元素已经不复存在。这种现象对我们是一种警示。作家们应当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为保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贡献,让那些富有中国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在中国的文学殿堂中凸显和呈现。

“青年写作必须深入时代生活。”温青开门见山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他谈到,就像钢出自于铁一样,青年写作只有经过时代生活的铣削、打磨和锤炼,才能从顽石中淘出美

玉。反思当下的青年写作,不仅存在着急躁和毛糙现象,而且由于急于敷衍、拼凑文本,使得远离现实的创作越来越多、越来越流行,出现了大量缺乏对时代生活具有真实感知和真诚观照的作品。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缺乏沉淀和思考的个人经验,并不能很好地与时代生活接轨;沉浸于小我不能自拔,使作家无法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个人经验,以直接体验替代理性思考;执迷于微观描摹、近距离观照物象,不能见微知著,会造成作品与时代生活脱节,陷入微小的、私人的、静物素描式的经验泥潭。因此,作家必须让作品留下时代的烙印,在历史感、主体意识以及对社会的反思方面要有自己的担当。

谈及文学的现实性,石一枫表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现实性大都很强,令人震撼。但当下的文学在变得“手艺化”的同时,与现实逐渐脱离关系,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现在人们往往只能举出作家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作品的名字及其中的人物形象。现在的小说对社会造成的震撼甚至还不如网上的一些社会新闻。新世纪以来,一批作家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事实上,作家应不断思考文学在现实中起到的独特作用,文学不仅要反映现实,还应像灯一样,发挥其照亮人们价值观的作用。影视的“大工业生产”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小作坊写作”。同时,面对这样的现状,作家绝不能“躲”。比如有的青年作家只关心文学的趣味性,不关心其内容和思想性,这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躲避,是不可

可取的。

在王永盛看来,我们的生活十分精彩,其精彩的程度及能提供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与体验,甚至超过了文学虚构所提供的范畴。但文学不是现实生活的代言人或传声筒,除反映生活现状外,其终极目的是阐述、追问精神的指向和生命的意义。现实本身代替不了文学的本质,代替不了作家们对人心世界微妙与波澜的探寻。青年作家的个人记忆和经历总是有限的,如果它们被掏空,往往会使作家无以为继。其实,作家可以借助社会资讯,在虚拟想象中嵌入一定的真实,让小说拥有等同于个人经历和体验的质感,让想象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营造生存方式、文化空间、人际关系的外部命运和内部心理,并通过对人的理解而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领悟。只要青年作家不断挖掘各自的写作富矿,让个人体验更加丰盈,就有了走得更高更远的可能。此外,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标签,青年作家也应给自己贴上与众不同的地域、题材、语言、风格等各种不同的

“一个民族,作家没责任、文人无使命,是悲哀的。”张健说,什么是好和坏,什么是健康和腐朽,什么是淳朴自然和虚伪浮夸,作家应有理由、无条件地告诉社会,告诉读者。对于作家,第一重要的东西永远不是金钱与名利,而必然是自己的灵魂,是自己的道德与真爱、正义与良心、责任与使命。作家也要常照照镜子:要以心为镜,看自己是否还有纯真善良的心灵;以群为镜,看自己是否还有爱,爱家庭、爱他人、爱社会、爱祖国;以人为镜,看自己是否有不嫉妒、不抱

怨、见贤思齐的德行。

郭广泉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自己对当代诗歌的理解。他注意到,当代诗歌的属性是相当复杂的,其语言特征、文本实践、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呈现出的多元和分化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要求当代诗人在面对传统时必须具备足够的甄别能力,要求当代诗歌不断接受来自内部的更新与升级。仅凭破坏已经不能满足诗歌审美的自然生长和读者的胃口。诗人应当坚信当代诗歌的自我激活和调整机能,坚信它会在混杂而浩繁的演进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其天然的文学秉性,会与优秀的诗人和读者不断相遇。

徐向群通过将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两相对比,发表了自己对“作家为什么而写作”的看法。她说,网络的普及催生了一大批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的诞生。自从出现了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争议就从未停止。传统作家正在逐渐认可网络作家,但彼此之间的隔阂仍然存在:传统作家认为网络文学太粗制滥造,有的网络作家还能靠此赚得丰厚收入,感觉很不可思议;网络作家则认为很多传统作家自己的作品没人看,却对网络文学存在偏见和歧视。其实,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各有所长,彼此应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一鸣表示,青年作家要进一步担当起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始终葆有境界的高远,使命的自觉,实践的切入,并注重在全球背景上处理好中国元素与世界因素的关系,以自己的文学创作照亮历史、现实和未来。

本报讯 6月15日至16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新世纪大学文学教育”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王安忆、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以及陈思和、南帆、施战军、毕飞宇、林建法、张燕玲、王双龙、王鸿生、李洱、王宏图等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会,就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文学与批评的关系这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发言。

国内很多大学的中文系曾认为“文学是不可教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近年来,不少文学批评家和作家都在很多场合表达了“文学是可教的”观念。李敬泽在主题发言中说,他当年的老师告诉他,文学创作不可教,“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学创作中,天赋是第一位,这是不能教的,但是不能以此否认训练的因素”。他以自己多年的文学编辑工作为例说:“当我面对那么多著名作家的稿子,有时候我也会感慨,他们很多人缺乏基本的训练。直到现在,一些大作家在写作的技术上是严重不合格的,在这个意义上,训练和学习未必不需要。”毕飞宇不久前被聘为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在他看来,“文学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在过去20年的争论中似乎有了结果,就是教育教不了文学。但现在,高等教育介入文学越来越多”。

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李敬泽谈到,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作用,是它对文学做着经典化的努力。陈思和也把文学批评解释为对文学进行归类学术化,正是因为学院批评具有对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功能,今天的文学批评依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表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可以看做是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中的一个典范,其意义在于让年轻的批评家直接进入文学现场。中国现代文学馆本身就是一个学术机构,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设立将使其成为学院和社会的重要中介。

(欣 闻)

《张长文集》在昆明首发

本报讯 由云南省文联、云南省作协举办的《张长文集》首发式日前在昆明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丹增致信祝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刘智、云南省文联党组书记郑明、云南省作协主席黄尧出席首发式并讲话。晓雪、原因、蔡毅、黄毅等5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首发式。

云南白族作家张长多年来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和小说,因长期生活在边疆,对少数民族生活有较深体会,所以作品充满边塞风情,风格朴素清新。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长文集》共6册,收录了作者近半个多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3篇、短篇小说28篇、诗歌100多首、散文300余篇。这些作品大多是反映现实社会和内心历程的优秀之作,也是对作者文学创作的全面回顾和总结。其中《空谷兰》获中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和长篇小说《太阳树》分获第一、二、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与会者表示,张长从写诗、散文起家,后转攻小说,他的作品语言简洁明丽,构思精致巧妙,境界开阔空灵,体现了作家对文学的坚守和独特的审美追求。

(李朝德)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近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贺敬之、张全景、李慎明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决定聘请贺敬之、张全景任名誉会长。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该会的宗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宣传中国红色文化。一年多来,研究会除进行理论研究外,还完成了各项基础性工作,并建立起由国内优秀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

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润为在会上作报告,围绕什么是中国红色文化、为什么要弘扬红色文化、怎样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他表示,弘扬红色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红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正能量。

专家探讨小说“怎么写”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今天,当人们谈起文学,可能首先想到的便是小说。由故事而起的小说,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遭逢各种思想和艺术的创新变革,终成了今天的模样。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决定小说艺术品质的两个重要维度。6月14日,王彬、甘铁生、李朝全、顾建平、刘书群、臧策、秦岭等在天津就小说的艺术特征进行探讨,围绕“怎么写”各抒己见。

现在小说的产量可谓“惊人”,在每年3000至5000部的作品里,有多少能称得上是好作品,让人们愿意花时间去阅读?网络文学的冲击,改编影视作品诱惑等因素,使许多小说粗制滥造。“小说应该坚持自己的艺术品位,张扬独特的生命力”,李朝全以莫言的作品为例阐述了这一看法。从《红楼梦》到《白鹿原》,这些作品是小说回归本体,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结果。甘铁生提出,过去人们常说“文无定法”,实际上忽略了前面的“文有大法”。小说要有想象力和开阔的艺术空间。作家有责任提升大众的审美追求,不能一味盯着赚钱。王彬着重分析了小说的叙事语言,谈论了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叙述方式对小说叙事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是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文字应该经得起读者推敲。“小说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形式体现了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艺术修养。”秦岭认为,当代小说如今该回归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中国作家》霍城影视创作基地揭牌

本报讯 新疆霍城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历史悠久,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待开发和挖掘的宝矿。6月15日,《中国作家》霍城影视创作基地正式揭牌。丹增、谭谈、阿克拜尔·米吉提、忽培元、杨匡满、于国宁、程绍武、萧立军、董立勃、吴克敬、任英康等参加了揭牌仪式。

据悉,《中国作家》霍城影视创作基地旨在搭建霍城影视文化发展平台,吸引集聚各类影视文化人才,《中国作家》与当地将开展多层次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出更富魅力的影视作品。

活动期间,阿克拜尔·米吉提书院在霍城县揭牌,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该书院总面积310平方米,馆内收藏了阿克拜尔·米吉提等作家捐赠的8000余册图书,涵盖汉



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语种,为当地各族群众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宣传弘

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交流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李墨波)

首届长征文艺奖在河南信阳颁奖

本报讯 6月18日,由解放军报社主办的“聚焦强军目标”军事文学创作与评论研讨会暨首届长征文艺奖颁奖仪式在河南信阳市举行。《解放军报》总编辑谭健和贺捷生、石祥、柳建伟、曹凡华、李迪、柳江南、庞天舒等作家、评论家及获奖代表50余人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上,与会者结合自身创作实践,就军事文学如何在民族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进程中有所作为,如何培育军事文学创作的沃土等话题展开了探讨。大家认为,对军事文学创作与评论来说,“聚焦强军目标”,就是要坚守和传承军事文学的鲜明特质和本色,始终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旋律。军旅

诗歌界研讨耿林莽散文诗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近日,耿林莽散文诗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湖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诗人、诗歌批评家与会,就耿林莽散文诗的创作特点、散文诗观等问题进行研讨。

耿林莽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致力于散文诗创作,先后出版了《醒来的鱼》《五月丁香》《飞鸟的高度》《远方,比远还远》《散文诗九重奏》等多部散文诗集。与会者认为,耿林莽的散文诗注重表现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冲突,在对“乡愁”的书写中表达对时间和生命的独特感悟。他试图摆脱散文中矫饰柔弱、华而不实的不良诗风,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在艺术上,他“追求凝练,也喜欢潇洒飘逸”,“热衷柔美,也追踪豪

迈和奔放”,这使得他的散文诗具有多样化的风格。新世纪以来,耿林莽在创作中使用了象征、反讽等艺术手法,增强了作品内涵的丰富性。

耿林莽在创作之外,也写过许多篇文章探讨散文诗文体特征。他曾写道,“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诗的发展和延伸”,因此在创作中应该“将散文化入散文诗中,而非把散文诗化成了散文”。与会者认为,对于散文诗的文体归属,诗歌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无论是把它当做诗的一个分类,还是独立的一种文体,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散文诗的文体地位。一种文体的成熟需要众多优秀的作品来支撑,耿林莽的作品无疑为散文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电视剧应当克制「话语膨胀」

□高小立

近日,有四家卫视同时热播了电视剧《宝贝》,观众对该剧褒贬颇多。笔者最突出的印象是“话语膨胀”,密集的人物对话已经让人感到视觉上的审美疲劳,比话剧还要“话”剧。

诚然,一部剧作要讲好一个故事,塑造几个成功的人物,台词既是作品文学功力的展现,又是对镜头语言的重要补充和互动,观众总是希望能从不同风格的影视中享受到语言的魅力,获得语言上的力量,有些影视剧的台词甚至成为经典而长久停留在观众心中。有特色和个性化的台词,能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汉语的魅力。然而不同的艺术作品有不同的艺术语汇,作为影像艺术的电视剧属于视觉艺术,理应充分展示镜头语言的叙事功能。

观看近期热播的几部电视剧,感觉有些相当成熟的编导,过多依赖人物对话推动剧情进展的倾向,却越来越不重视镜头语言的运用。早些年看过的一些中外经典影视剧,在注重台词的同时,特别注重运用场景、道具和人物表情,反映剧中人的性格及情绪,从而深入故事、推动情节、塑造人物。观众看电视,更多是通过画面受到感染和感动,并非只依靠人物对白。电视剧作为家庭观赏艺术,不能脱离镜头语言的本质。

应当承认,精彩的台词有助于深化表演。但当下诸多电视剧的台词,要么是故作深沉,要么是刻意耍贫嘴,游离于剧情之外。特别是某些现实题材的家庭伦理剧,把调侃当幽默,把网络用语或段子当时尚,并以此标榜为“关注现实”。电视剧《宝贝》中的三对夫妻,只要到一起就少不了耍嘴皮子,你来一言,我回一语,唇枪舌剑;在《新编辑部故事》中,不是俏皮话,就是网络段子,无用甚至无聊的台词塞满了每场戏的空间,有些台词和剧情毫无关系,观众闭上眼睛就当是听广播剧了。话语膨胀,不仅没有给剧情添彩,反而让观众感到剧情拖沓,听觉疲惫,导致人物形象模糊。

“话语膨胀”的倾向,透露出电视剧编导在镜头语言表现上的退化,演员对以形体语言表现内心活动的无能与无奈,同时也暴露出相当一些电视剧越来越不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用对白走捷径,观众很难看到那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画面,更谈不上“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了。

如果电视剧完全靠台词交代剧情,还将助长某些偶像派演员对表演的理解更加简单化,或是对塑造人物的误解,以为只要能大段地背诵台词,再来点时尚的俏皮话乃至歇斯底里的喊叫,就是表演到位了。真正的好演员,功夫不全在嘴上,台词只是表演功力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好演员要张弛有度,有伸展力亦有控制力,有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表演才华。

